■ 地名故事

流转光阴里的市井老巷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王倩玉

济南有这样一些老街巷，它们的名字少了几分秋柳园街、曲水亭街的唯美，却多了几分人情味儿。剪子巷、筐市街、花店街、估衣市街……提起这些带有浓浓市井色彩的地名，你仿佛就能看到熙熙攘攘的街道上那些繁忙的店铺，伙计们或拿着大家什埋头干活，或操着纯正的济南腔吆喝生意，不时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昔日剪子巷大板桥

从西门看估衣市街

剪子巷：铁匠铮骨铸叮当

剪子巷在济南的名气很大，电视剧《北方有佳人》中的故事也发生在这条古巷中。跟随济南市地名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济南文史专家唐景椿，记者找到了位于趵突泉公园西侧的剪子巷。这条南北走向的小巷，北起共青团路，南止于花墙子街，街长214米，宽约4—7米。

“清光绪年间，随着济南府经济地位的提高，山西交河、北京东郊以及济南章丘的铁匠们纷纷涌入济南，在这条小巷里开了许多以制造剪刀为主的铁匠铺，剪子巷的名头也就打响了，站在街头就可听到剪子巷里传出的‘叮当叮当’打铁的声响。”唐景椿如数家珍似的向记者讲起了这条古巷的历史，巷子里的铁匠铺多为二层楼房，前店后坊，生意火爆。

唐景椿也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第一次去剪子巷时看到的情景：一个小徒弟呼哧呼哧地拉着大风箱，不断往高台上的小洪炉上加炭，站在旁边拿着长铁钳子的老师傅，则用钳子夹着在火中加热的铁毛坯翻动，一旦加热到了火候就将铁毛坯夹出放在高高的铁砧上。师傅用小铁锤指挥锻打毛坯件，学徒则在师傅小锤的指引下抡起大锤，重重地打在需加工的毛坯部位上。师徒二人叮叮当当，配合默契，让他看得目瞪口呆。

“我记得剪子巷的铁匠铺好像在北边和街中间较多，像全泰铁器铺在当时颇有名气。可能由于剪子巷在旧时离药市较近，在清末街上开有利生药栈、德聚泰药栈，后来又开了多家中药铺。”唐景椿说，除此之外，剪子巷中还开有惠祥当铺，以及德成号、福源昶杂货店，还有经营洋货的德盛永，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光顾的也大多是有钱人家。

剪子巷的名气不仅因为它旧时的繁华，还因为在这里可以欣赏到“清泉石上流，人在水上走”的泉城风情。那时，剪子巷地上铺着的是极富老济南特色的青石板，随意掀开一块，珍珠般翻滚的泉水立刻汩汩涌出。逢着雨天，雨水汇着泉水一起在石板上流淌，小巷里的孩子们在青石板上提着裤脚蹦跳着走路，一不小心滑进水里，那泉水的涓涓流淌声便萦绕着孩子们的嬉笑声，在窄窄的街道上飘散开来。

以写“吃”闻名的台湾美食家、散文家唐鲁孙先生在做客济南时曾留下了《济南的泉水和鱼》的名篇，文中写“他（朋友）带我到后花园，吩咐佣人把花圃中的石板撬开一块，只见其中泉水淙淙，垂手一捞便是两条生蹦活跳的青草鱼，那情那景真是又有趣又神奇呢！”——他提到的后花园正在剪子巷。

如今的剪子巷已经没有了青石板，记者也没有在这里找到泉水的踪迹，甚至水泥路面也多有碎裂。斑驳的阳光透射在巷口“市民喜爱的老街老巷”的铜质匾牌上，似乎在诉说着光阴的故事。

估衣市街：家贫置衣解燃眉

走到剪子巷北首，向东会看到一条宽阔繁华的大马路，省文物总店、省党史馆等建筑都建于此。这就是几十年前的估衣市街，位于现在的共青团路东段。

估衣市街，顾名思义，是因出售旧衣或以较次原料加工较粗新衣的集市而得名的。在旧时的济南，一些穷人没钱添置新衣服，只好去买旧衣服，而富人也乐得把穿厌的旧衣服拿出去卖掉。还有些人，为解决燃眉之急将自己的衣服拿出来当掉。长此以往，估衣市街应运而生。上世纪20年代后，估衣市街上只剩下为数很少的估衣店。

据唐景椿介绍，估衣市街是济南古城城厢西关的一条重要道路，明代诗人王象春就有“古道朝京踏作河，寒泉无奈热肠何。东门一样垂官柳，只是西门送客多”的诗句。1904年以前，济南的城市中心在老城，百年开埠辟建普利门后，商户西迁，此街更成为连接旧城与商埠的纽带，汇集了众多商家。虽名为“估衣市街”，实则各类作坊林立、店铺鳞次栉比，一时间车水马龙，终日行人不断，十分繁华。

那时的估衣市街上汇集了众多颇有名气的店铺，竞争相当激烈。比如传说在隋朝末年秦琼与瓦岗寨英雄结拜兄弟贾家楼旧址的玉美斋食品店、开明绅士辛铸久创办的经文布店、北厚记酱园及其以东的植灵茶庄等。

1927年，估衣市街扩展为17米宽的柏油马路，是济南市的第一条柏油马路，在当时的山东只有青岛的中山路能与之媲美。它的宽阔与平坦，曾给上世纪30年代在齐鲁大学教书的老舍先生留下深刻印象。

在此次道路拓宽中，清嘉庆初年由济南估衣业同人集资修建的集云会馆，也被迫去掉了大门、屏门、西对门、南客厅等建筑，只将正殿保留下来。各地会馆都有供祀关帝的习惯，集云会馆也在正殿供祀了圣帝关公像，济南人也出于习惯将集云会馆称为关帝庙。据说，当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将慈禧太后的太监安德海捉住后，就秘密关押在这个关帝庙里。后来，从关帝庙后门将其拉出去处死。

1928年，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发生，估衣市街损毁严重。1965年，估衣市街拓宽改造，拆去了路南的部分商铺，但依然保留了路北的北厚记酱园、万和堂中药店和经文布店等老字号，后并入共青团路。2000年夏，街道拓宽到50米，双向六车道，路北的老建筑也大部分都拆除了。如今的共青团路东起泉城路，西至经四路，是济南的主要干道之一。路上车辆川流不息，行人络绎不绝，依稀可见估衣市街当年的繁华。

制锦市街：音差义错市喧嚣

穿过旧时的估衣市街，沿着筐市街向北走，路过朝阳街，便到了制锦市街。制锦市街分前街和后街，沿途漫步，可以看到仿古改造的墙体。青灰色的方砖整齐排列，韵味十足的图片配着老街巷的介绍，并不宽敞的街巷被两旁“牵手”的法桐密密地遮住，让人在这个夏日的黄昏顿觉清凉。街边的休闲亭里，许多老年人聚在一起下棋、聊天、纳凉，悠然自得。

唐景椿介绍，金代诗人元好问曾为济南古城西门外交通要地赋诗：“六月行人汗如雨，西城桥下见游鱼。”古时的西门外，是一望无垠的华北平原，为通燕冀要道。但在明代济南成为山东省会后，西关一带便繁荣起来。据《市中区志》记载：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迎仙桥（今制锦市辖区内英贤桥）设馆驿总站，又称接官厅，这里便成为当时进出济南的必经之地。

在清道光二十年的《济南府城图》中可以看到，现今的制锦市街一带，那时仍是一片水湾，名叫“三娘子湾”，现位于济南天桥区共青团路五龙潭公园内，即贤清泉。

关于三娘子湾，还有这样一个动人的传说。据传，贤清泉畔曾住着一名官宦子弟，名李狗，终日游手好闲，无恶不作。一日，两姐妹在此浣衣，被李狗看到后抓进府里受尽折磨。李狗的丫鬟淑娥得知后予以搭救，却不幸被家奴发觉，三个女子眼看家奴就要追上来了，就跳入贤清泉，溺水身亡。三人死后不久，泉边长出开粉红色花朵、奇香无比的小树，少女们采之可做胭脂用，故名“胭脂树”，人们都说此树是三女的精灵所变，因此，贤清泉又名三娘子湾。对此，明刘勅《历乘》有记，“三娘子湾在西门外东流水北，世传三女子齐坠于此，故名。”

而到了清光绪年间，三娘子湾一带，水面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莲塘和蔬菜地，人们称之为“菜园子”。唐景椿告诉记者，据清乾隆年间《历城县志·山水考》载，“小河在龙潭迤北蜜脂诸泉汇为溪流，莲塘蔬圃，相错如绣”。在此种菜种藕的农民，喜用棘楱（即酸枣树枝）作地界，而南部山区的农民则常常肩挑车推把棘楱运到这里来叫卖。后来，卖棘楱的人越来越多，便渐渐形成了棘楱市。形成街道后，人们就习惯性地称该街为“棘楱市”。“后因‘棘楱’与‘制锦’在济南话中发音相谐，为求其雅，便以制锦市为街名。”

斗转星移之间，这些沧桑老巷随老济南一起在历史长河里无声地畅叙幽情。即便朱颜已逝，那些老行当的面貌还能依稀在这些名字里寻觅一二。当你念起这一个个并不高雅，却清新别致的地名时，就能听到岁月在悠然吟唱。

·相关链接·

济南以行业命名的老街巷

□ 陈巨慧 王倩玉 整理

在老济南，跟剪子巷、估衣市街、制锦市街一样，因集市、作坊、特产、工厂企业、商号而得名的老街巷还有很多，篦子巷、筐市街、菜市街等等不胜枚举。济南市地名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济南文史专家唐景椿向记者简单地介绍这些老巷的历史。

在估衣市街的北侧，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街，名为筐市街。据《历城县志·建置》载：“筐市街，在丁字街北”。据传，在古时一些编制筐篓者集于这里交易已形成为市、街，故名“筐市街”。

沿着筐市街的最北端向西走，就到了花店街。花店街在清代前为菜市，后因菜市北迁，这里便成一些卖京花者的交易之地。清乾隆年间的《历城县志》尚无“花店街”的记载，在光绪年间便有了“花店”的记载。旧时街上有大花店、二花店、三花店，三个主要经营京花商店，故街名“花店街”。如今的花店街上已经没有了花店，沿途走来看着两侧的店铺，倒有几分繁华落尽的凄凉。

在花店街以南，有两条平行的南北向小巷，分别为西杆面巷、东杆面巷。旧时这两条小巷便是“泗水面市”所在。当时“泗水”的面粉又干又白，因此生意兴隆，人们俗称这里为“干面巷”。之后又依据方位分别命名，后又将“干”字演化为“杆”字。

在制锦市街的东、北两个方向上，还有两条街，分别名为铜元局前街、铜元局后街，据《续修历城县志·地域考》载：“光绪三十年……建铜元局于东流水，铸造铜币”，后居民增多形成街巷，便以“铜元局”所在而命名“铜元局前街”和“铜元局后街”。如今的铜元局后街大部分还保留着一些老建筑，窄窄的街道依稀可见小河流水的情景。铜元局前街上，还有两家均以“铜元”命名的超市和大厦。

至于以“菜市”命名或跟其相关的老街巷，在济南就更多了。菜市庄、菜市南街、菜市街、新菜市，这些地方都因菜市和蔬菜种植而得名。前两个街位于东护城河北头以东北，旧时这里因紧靠河流以种植蔬菜为主，且又在庄内形成蔬菜交易市场，所以叫“菜市庄”。菜市南街，因位于菜市庄以南得名。菜市街原是北坦庄一部分，后“菜市”从古城厢西北隅迁来，店铺逐渐增多遂成街巷，后以“菜市街”而名。位于前陈家楼以北的新菜市，解放前尚是一处坟地，虽东部有点农田，但无住户，于1948年后渐有人迁来建房定居，并在当地经营蔬菜、饮食，后形成小型市场。在1953年北坦菜市迁来后，这里成为了正式蔬菜市，为与老菜市有别，故定名为“新菜市”。

这些以行业为名的老街巷，不仅有着简单易记、琅琅上口的特点，还能够生动鲜活地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当年的行业盛景。岁月流转，不变的它们正是老济南历史岁月和风土人情的最好见证。

青州大佛头之谜

□ 本报记者 王建 实习生 殷书建
本报通讯员 王新杰 刘芳芳

2012年2月18日子夜时分，青州市博物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博物馆值班人员急忙应门，看到三位农民站在门外，他们称在尧王山西路延伸段工程邵庄镇岔河村南路段工地发现一颗大佛头，已送至博物馆。

值班人员半信半疑，决定与三人去一探究竟。只见在一辆渣土车的车厢内，放置着一白色圆形石制物体，虽被泥土包裹，但肉髻和五官仍清晰可辨，果然是颗佛头。

这颗佛头来自哪里？它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工地惊现佛头

2月18日，青州市尧王山西路延伸段工程邵庄镇岔河村南路段正在施工。资料显示，尧王山西路延伸段东起仰天山路，沿尧王山路向西经温庄村、张庄村、董庄村到邵庄镇政府，路线长17.5公里，2010年10月份开工建设。

邵庄镇地处青州市西部，历史悠久。该镇文化站站长李玉森介绍，因临近齐国都城临淄，加上山清水秀，邵庄镇曾被视为齐王的“后花院”，齐王及臣子经常来此打猎游玩，境内有四座齐王王冢；十六国时期，南燕国主慕容德建都青州，修筑的广固城亦在邵庄镇。在尧王山西路延长段修筑过程中，邵庄镇之前就有文物出土，因此颇受关注。

傍晚时分，岔河村几位村民正在工地旁游玩，忽然看见挖掘机挖出一块巨石，之后又将其放入土中，其中一人赶紧将消息告诉了正在村东面地里干活的岔河村会计赵洪生：“头上有疙瘩，看着像佛头。”

将信将疑的赵洪生和刘广亮、祝运同等几位村民决定挖挖看看，当时正好有许多村民结束了一天的劳作经过此处回家，十几位村民便一起用铁锹等工具开挖，挖了好久才看到佛头的全貌，“圆的，插不上手，十几个人也掀不动。”赵洪生回忆说。

村民们与施工方协商，使用铲车将佛头从坑中运出，佛头实在太大，一度从铲车中滚出，铲车第二次才将佛头成功运出。

当时，工地附近经常有文物贩子出没，有人也建议把佛头卖掉。为了防止夜长梦多，赵洪生、刘广亮和祝运同三人使用施工方车辆连夜将佛头送到了青州市博物馆。由于天黑，加上佛头上有泥土，这些朴实的农民到最后也没有看清楚佛头的完整模样。

7月24日，记者在青州市博物馆南厅一楼看到了这尊佛头，佛头面带微笑，栩栩如生。青州市博物馆副馆长王瑞霞告诉记者，有些人称这种佛为“笑佛”，佛头前额正中有一白毫，双眼凹陷，这些地方或镶嵌琉璃、宝石，或涂上颜色，佛头的下巴、鼻子和耳朵等处残缺，有明显的修补痕迹，有些地方风化比较严重，说明此佛曾长期矗立在地面之上。记者看到，为了增加展览效果，青州市博物馆专门为佛头设计了一个底座，底座高1.8米，有四层石雕，从下至上依次为浅浮雕忍冬纹、12尊佛像纹、两层覆莲纹。

山东目前发现的最大佛头

该佛头高1.4米，宽0.93米，重达2.2吨。根据《佛说佛像量度经》的记载，佛教造像有统一的标准，因此根据佛头尺寸可以推算出整个佛身的尺寸。

《佛说造像量度经》的作者为舍利弗，他“自幼形貌端严，及长，修习诸技艺，通晓《四吠陀》。年十六即能挫伏他人之论议，诸族弟悉皆归伏”，初从六师外道的删阁那毗罗胝子出家，后因听到马胜比丘说因缘所生法的偈颂，改学佛法。

《佛说造像量度经》为梵文，晦涩难懂，起初中国造像工匠都是师傅传徒弟，口授心记。清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著名史学家、语言学家、佛经翻译家工布查布将《佛说造像量度经》译成汉文。工布查布，又称衮布扎布公，生于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殁于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为蒙古乌珠穆沁部人，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二十三代孙。

《佛说造像量度经》云：“以自手指量，百有二十指。肉髻崇四指，发际亦如此。面轮竖纵度，带半十二指。”第一句说佛像全身高度，第二句说肉髻及发际以上的高度，最后一句说面部长度。根据这一比例，佛头高1.4米，整个佛身的高度应该在8米以上。

佛身高大的佛像被俗称为“丈八佛”。在博兴县寨郝乡寨高村便有一“丈八佛”，建造于东魏天平元年（公元534年），因原处兴国寺内，亦名兴国寺石造像。佛像坐北面南，全高6.75米，底座高1.5米，底面积7.29平方米，为单身立式圆雕青石造像。佛像高肉髻，面方圆，微笑，丰颐大耳，法相庄严，身披“褒衣博带式”通肩袈裟，内着僧支衹，胸前打结，“施无畏与愿印”，赤足立于莲花座上。

除了博兴县的“丈八佛”，我国还有另外四处“丈八佛”遗存，分别是：临邑龙泉寺“丈八佛”，原在临邑县德平镇西南隅龙泉寺内，为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所）建，佛身系大理石质，雕刻精细，1937年龙泉寺被日军烧毁，“丈八佛”幸存，现由临邑县文化馆珍藏。临淄区“丈八佛”，坐落在临淄区齐都镇西关村北侧西天寺北魏大石佛院内，是山东省有名的单体石佛造像，佛像由一巨石雕刻而成，身高5.6米，宽1.8米，厚1米。青岛市博物馆藏双“丈八佛”，高5.85米，佛像身躯微倾，双目细长，弯如新月，目光下视，面含微笑，两脚跌立于刻有莲花的石座上，这两尊大佛原立于临淄龙泉寺内，日本侵略者曾欲将其盗回日本，因遭到中国人民强烈反对未能成功。陕西省彬县“丈八佛”，存于陕西省彬县泾河南岸大佛寺，始建于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全寺的中心大佛窟有24米高大佛，佛两旁的胁侍菩萨，头戴宝冠，衣着华丽，身高均达5米多。

青州市博物馆展出的佛头

佛头出土地附近发现的菩萨像上身

由此可见，青州出土的这一佛头其原佛像亦为“丈八佛”，据专家鉴定，该佛头是目前山东省内发现的体积最大的一尊佛头。

笑容泄露佛头年龄

专家鉴定后认为，此佛头雕刻于距今约1500年的东魏时期，那么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

王瑞霞向记者介绍了佛像的断代方法：将未知年代的佛像与有纪年的、风格相近的佛像进行对比，因为有纪年的佛像的纪年不一定是佛像雕刻的年份，也可能是信徒出资供养的时间，所以佛像断代只能给出一个大体的时间段，很难断定是哪一年。

这颗佛头的雕刻年代便是通过与龙兴寺窖藏佛像进行对比来确定的。1996年10月，青州市一所学校的操场上发现了龙兴寺窖藏佛像，从一座东西长8.7米、南北宽6.8米、深2米的窖坑中出土了北魏至北宋时期的佛教造像400多尊，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佛像数量最多的窖藏佛教造像群。这批佛像中，有一尊东魏天平三年（公元536年）尼智明造像，在保留诸多北魏佛像要素的基础上开始显现出新的特征：面相开始变圆，但都带有稚气，前胸开始向前凸起，双肩开始变平，衣纹和衣折逐渐变少等等。

佛头与尼智明造像风格接近，因其佛身已无，只能根据其头部特征来判断其年代：肉髻与北魏晚期相比已经变矮，脸型变得方圆，眼睛非常大，笑容不像北魏晚期那样僵硬而是更加自然……从整体风格看，更接近于博兴县的“丈八佛”。

“从北魏时期开始，山东就有造大佛像的传统。我们以前发现的龙兴寺造像也有个头非常大的，最高的3.1米，但是光头都这么大的佛像还从来没发现过，这个头像的出土证明在青州当时有很多大佛像。”王瑞霞说。

神秘的石佛院

岔河村周围目前看不到任何寺院的遗迹，为何会出土这么大的一颗佛头呢？

据岔河村村民介绍，他们世代都听说周围有一座石佛寺，却从来没有人见过。赵洪声告诉记者，在离佛头出土的地方不远处，过去有一座高达四五米的无头坐佛，小时候他和小伙伴经常去玩，有时甚至会爬到佛像上去，“文革”时期，此佛被毁，用来烧制石灰，据说这尊坐佛便是石佛寺的主佛，然而从尺寸上看，无头坐佛显然不是佛头的佛身。

佛头出土后，青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工地进行了勘探，初步判断，佛头出土的地方的确曾经存在一座古老的寺院，这座寺院东西宽80米，南北长120米，在施工的残土中，考古人员还找到了寺院残留的石柱。

佛头应该属于该寺院，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该寺院却几乎不见于史籍，只有《益都金石记》里有“宋石佛禅院大德行状石幢”和“宋石佛院造像题名”的记载，称寺院不是在岔河村而在离岔河村数百米远的牛家庄。

佛教自西晋时期传入青州后，逐步兴盛。据清人考证，青州第一座佛寺为宁福寺，《益都县图志》记载：“郑母店有宁福寺，旧矣。考诸府秉，实造于晋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基旧在店东，地名塔儿坡者。”慕容德建都青州后，高僧朗公随其来此传教兴寺，盛极不衰；北魏、北齐时期，青州仅有石刻可据的就有七级寺、弥陀寺、吉祥寺、重兴寺等十几处规模较大的名寺古刹；青州佛教到隋唐达到鼎盛时期，寺院林立，法务昌隆。莫非石佛院在青州众多寺院中规模过小，故不见于史籍记载？但考虑到寺内有如此巨大之佛像，这种说法应该不成立。

考古人员发现，大佛头出土的地方，曾经是一处河滩，因为年代久远，河流早已消失，专家认为佛头也有可能是被河流从牛家庄冲到了岔河村。

根据佛头的雕刻年代，专家们认为，石佛院在北魏时期已初具规模，到了唐宋时期，达到鼎盛，因为和佛头一起出土的石柱等，大多是唐宋时期的遗存。到了元代，因为战争或自然灾害等原因，石佛院成为一片废墟，佛头从佛身上断开，滚落到河滩上，被埋入泥沙之中，直到1500多年以后，又被人们发现。